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读书】

## “她”的故事： 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

■ 孙玉晔

古典诗词中倚楼望月的“思妇”，志怪小说里穿越生死界限的“女鬼”，似乎是女性在古代文学中的两种标志性身影。她们为什么总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台湾大学中文系梅家玲教授在她的《“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别阅读》中，从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汉魏晋“思妇”诗歌、《世说新语》中的女性记载、六朝志怪中的两性关系，直至近现代都市女性小说的梳理，勾勒出一条“她”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文学轨迹。

书的前半部分仿佛一次文学考古：以建安时期为界，建安前的诗歌如《古诗十九首》、建安及建安以后如曹植的《七哀诗》等，虽以女性口吻书写，却大多出自男性文人之手。诗中的女子凭栏远望，盼夫归来，其情感往往是文人寄托自身怀才不遇、渴望明君的政治情感。再到六朝时期，《世说新语》专设《贤媛》记录妇女言行，出现了谢道韞等才女形象，女性似乎开始被社会赏识。但事实是，这种赏识是有条件的，“贤”的标准在才情与妇德之间摇摆，往往重德轻才。至于六朝的志怪小说，本身源于市井口耳相传，辑录者又多为男性听众或读者，筛选标准难免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一方面消费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也在继续固化着既有的性别秩序。

纵观这些文本，可见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女性往往不是表达的主体，而是被观看、被书写的客体。她们的真实生命经验，常常被男性文人的笔墨所覆盖。不禁让人想起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的那个假设：倘若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妹妹，她能否成为戏剧家？伍尔夫的答案是否定的，哪怕她充满冒险精神和想象力，也很难有机会读书写作，更不必说登上舞台。梅家玲的研究印证了相似的困境：在传统社会，女性不仅没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去创作，她们的形象和声音，还常常被男性作者借用、改写，成为承载他人情志与隐喻的符号。

随着时代进步，书写的主动权回到女性手里，一条“自我书写”的道路逐渐清晰。《“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别阅读》的后半部分聚焦于近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她们将笔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家庭往事与童年记忆。无论是林海音《城南旧事》中英子清澈的目光，还是凌叔华《古韵》中对家族中女性命运的体察，都以细腻的个人经验，重构了对北京生活的记忆。以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凌叔华为例，她的文字虽带有“京派”的简约明净，却呈现出与男性作家（如非北京籍的沈从文、废名等）不同的城市印象。加上自幼生活在传统官宦大家庭，她的文字始终萦绕着女性特有的哀怨与忧思。这就使得她笔下的北京，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旧，成为一个交织着认同与性别反思、具体而复杂的生活空间。这种基于真情实感的书写，让她们在时代洪流中，为城市留存下一份独特的情感实录。

最后，作者把目光投向台湾作家李渝，探讨了女性意识与现代主义写作的内在联结。作者指出，李渝的创作凸显独特的美学观，女性的文学力量不在于激烈的对抗，而在于更能体察和发展细腻的“人间关系”，并从中孕育出超越仇恨、指向和平与理解的叙事可能。

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女性在文学史上走过了漫长的探索之路。这条路被清晰地辨认，离不开那些持续耕耘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她们通过不断挖掘与讲述“她”的故事，邀请女性实现更自由、更完整的表达。如作家李渝所期待的，女性要“以更好的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远景为指引，为自己的存在争取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所有选择中，首要的是以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故事。这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文学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读者，愿大家都能从“她”的故事中获得激励，勇敢地成为自我生命的讲述者。



《她乡》

陈慧 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果麦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7月  
ISBN：9787201202716

## “她乡”的烟火 她们的力量

■ 陈伟雄

《她乡》是“菜场女作家”陈慧继《在人间，在菜场》后，又一部聚焦普通女性的群像故事集。陈慧以质朴真实却饱含温度的笔触，描绘基层女性的真实生存图景，通过17位女性的人生切片，铺展她们在婚姻羁绊、家庭责任与社会偏见中的挣扎与求索，更深刻照见女性在命运沉浮中的坚韧底色。

陈慧的写作之所以深刻动人，源于她独特的三重观察维度：以“菜场视角”捕捉真实，以“共情视角”抵达内心，以“平视视角”呈现本真。三重视角的融合，共同构筑了这部作品的温度与力量。

陈慧的写作深深扎根于“菜场”这一生活现场。菜场作为市井生活的缩影，是陈慧观察世相的重要窗口。她以粗瓷碗盛白开水般的朴实笔调，将婆婆摩擦、婚姻困境等议题自然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叙事中。在她笔下，有在菜场经营摊位、扛起家庭重担的外省媳妇，有日复一日照顾智障

孙女的老人，还有中风后仍挣扎生活的小贩。这些源自生活底层的人物，带着泥土的质朴与烟火的热气，让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正如陈慧所言，岁月对女性既有厚待，也有薄情，她们在琐碎中挣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生活。

在深入人物内心的过程中，陈慧始终秉持“我即她们”的共情视角。她不仅是故事的记录者，更是情感的代入者。在《玉坠》中，她既写出了婆婆强势背后的固执，也理解儿媳被“压迫”的委屈；在《杨梅干》里，她精准捕捉到袁枝对母亲那份复杂难言的情感——“玻璃瓶被搁置在柜台高处，直到落满灰尘，袁枝都没动过它们。任何东西都是有期限的，杨梅干也一样。”这种不预设立场的共情，让人物立体而丰满。正如她对养母的深情回顾，那份源自类似生命体验的真诚理解，让她能够走进每个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贯穿始终的，是陈慧那份珍

贵的平视视角。对于笔下的人物，她的叙述中没有居高临下地怜悯，也不刻意拔高地歌颂，只是诚实摊开她们的处境：有无奈的妥协，有细碎的挣扎，也有认命后的通透。就像《眼泪》中的秋因，面对婆婆谨小慎微，委屈时只能抱着孩子在一隅默默流泪——“是这个被称为‘家’的空间，向秋因裂开的唯一一道缝隙。”那些被岁月磨平棱角却未曾弯折的脊梁，在命运风雨中把“活着”过成了“坚守”。《菠萝头》里中风后仍卖菜谋生的宝镜，《单刺仙人掌》中抱着“活一天，顾一天”信念守护孙女的奶奶——这些细碎却持久的坚守，不似惊雷震撼，却如微光持久。

《她乡》恰如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借陈慧之眼看到那些默默支撑生活的女性身影，也让我们看清困住她们的泥沼。女性成长不是孤军奋战，“她们”，也是“我们”。看见她们，理解她们，帮助她们把泥沼填成坦途，才能营造出令人安心的“她乡”。

## 当她老了

■ 刘磊

许多年前，一首以叶芝诗句为歌词的歌曲《当你老了》十分流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唱起来多么浪漫，但现实生活中，“老去”并不是个受欢迎的话题。这次读到英国作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小说《一切愁云消散》，却让我看见另一种“老去”的模样。

书中的女主角斯莱恩夫人已经88岁了，在总督丈夫去世以后，她拒绝与子女同住，而是选择搬到偏远郊区的一栋小房子，过上清静而俭朴的日子。后来，她将一笔庞大的遗产和收藏捐给国家，在一次与曾孙女的谈话中悄然离世。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但关于人物心理和情境的描绘，见解独到、文笔清丽，阅读感颇佳。

斯莱恩夫人的一生养尊处优，财富丰盛、地位高贵，家庭也人丁兴旺，但她并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她儿时梦想成为一名画家，但因婚姻放弃了梦想，在那个时代，女子除了嫁人没有别的选择；丈夫魅力非凡，温文尔雅，却无法与她交心；虽然总督夫人的身份尊贵，但她受够了奔忙、劳累与勾心斗角，艺术家的心性与这辈子的命运格格不入；孩子们也不懂得

母亲，只当她是无想法、需要被“安排”和“照顾”的对象……如果剥去表面的标签，去了解这位老年女士的人生境况，就不难理解她为何想要独自一人生活。书中形容搬家后，“她突然得到了解放”。

当踏上人生最后的旅程，生命中“何为重要”就变得愈加清晰。对斯莱恩夫人来说，这件事就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意味着选择喜欢的房子居住，还是真正按自己希望的方式行事。暮年了，终于卸掉了外在的责任，卸掉了不需要的物质，也卸掉了他人的眼光和希求。这些如烟云一样的外物，究竟有多大意义？在临终将至的时光里，她终于能够细细品味生活的真谛。

书中斯莱恩夫人的晚年生活清静无比，侍弄植物，布置房间，散步、晒太阳，人际关系也只有几个垂垂老矣的朋友。当然，斯莱恩夫人也很关注年轻人，她会整理曾孙辈的剪报，但并不愿意意见他们。暮年之人经历过生活的不易，知道人在最年轻力壮的时候，恰恰有很多的不得已，每日奔波忙碌，忙于扮演各种角色，陷于永无尽头的事务中。

之前听一起读这本书的伙伴讨论，说既然斯莱恩夫人有画家梦，为何不在晚年拿起画笔呢？但我猜测，这或许正是作者的设定。这本书中文译名是《一切愁云消散》，英文原名为《All Passion Spent》，我认为冰心的翻译《七情俱净》更为贴切。此时此刻，斯莱恩夫人消散的不仅是愁容，也包括所有的热情，所有那些年轻人“兴兴头头”的状态，也离她远去了。她可以坐在椅子上，看着植物和藤萝，回溯自己的生命，让过一切归于安宁。这样一副晚景，甚至有一种哲学意味。

我们时常称颂青春的朝气蓬勃，却很少关注“迟暮”。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站在人生尽头去回望的视角。它像一封给暮年时光的情书，书写了一种优雅老去的状态，也给我们带来思考：到底万众瞩目的光鲜亮丽，和无人打扰的逍遥自在，哪一种更快活？而我们平日不停歇地忙碌，是否又真的在追寻内心的梦想？关于人生到底如何去过，每个人最后都会得到自己的答案。衰老不可怕，怕的是活了一辈子，始终没有找到真实的自己。

## 与山为友

■ 陈晓莹

《活山》是英国作家娜恩·谢泼德的作品，她一生与山为友，反复进入苏格兰的凯恩戈姆山脉探索，在天地之间观察万物，大到高地群山湖泊，小到植物鸟兽昆虫，还有不同时节群山的千变万端……这样近身观望之下的敏锐洞察力让我着迷。

谢泼德笔下的感官描写，不是简单的辨识，而是带着情感的记忆。她会告诉你，桦木只有在雨天才能释放出气味，这种香醇的味道就像陈酿；在挖掘土壤的瞬间，她能体会到苔藓的泥土气息和灵魂自身的味道；山间的骚动让她如此振奋，“狂风裹挟着大海的愤怒，搅动嘎纳夫冰斗，发出隆隆闷响，你几乎可以听到空气撞在石头上裂成碎片的声音。暴雨砸落在大地，沿峡谷一路咆哮，雷声在埃文湖狭窄的低谷里回荡，伴随着持久而骇人的轰隆声。”这些声音和气味，让她与山建立起一种亲密的联系，并成为她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谢泼德的视觉不仅停留在壮丽的山峰，更穿透表象，转向微观生命。“石楠承受烈火、严霜、狂风和其他险恶气候的能力众所周知，而早在其焦枝下方的根部显出复苏的生命迹象或隐藏在土里的种子重新发芽之前，百脉根、薹子延、蓝莓、小小的金雀花

还有高地地幔就已经突破土壤，伸出蓬勃的嫩芽。这些山花的纤弱难以用语言传达，它们的根茎纤细，花朵柔弱，但只要向其灵魂深处，就会发现永恒耐力的根源。”她能看到凯恩戈姆高山上的植物比末次冰期还要古老，踩在河边沼泽里看似坚固的冻雪上，能看到脚下冰层里成千上万的金针状结晶，从结了冰的河面向下望，则会发现不同光滑河面的弓形凹痕的雕琢痕迹。这些微观的痕迹，其实是自然在用最小的笔触勾勒最宏大的故事。

谢泼德不仅用眼睛看、用鼻子闻，更用全身去感受，她写道：“身体随着登山节奏灵活运转，在进食后的悠闲里得到放松。你会感到无比宁静，像石头一样，深深地沉入静止状态。脚下的土壤不再是大地的一部分。”她喜欢用手掌穿过桦树林，享受着水滴落在掌心的欢快感，赤脚踩在青草上，感受柔软又光滑的触觉，“一头扎进山间冰凉凉的池水，这种行为似乎在顷刻间导致了自我的解体；但自我不会默然忍受，而是在这一瞬间经历着迷失、冲击甚至完全的毁灭。”石楠承受烈火、严霜、狂风和其他险恶气候的能力众所周知，而早在其焦枝下方的根部显出复苏的生命迹象或隐藏在土里的种子重新发芽之前，百脉根、薹子延、蓝莓、小小的金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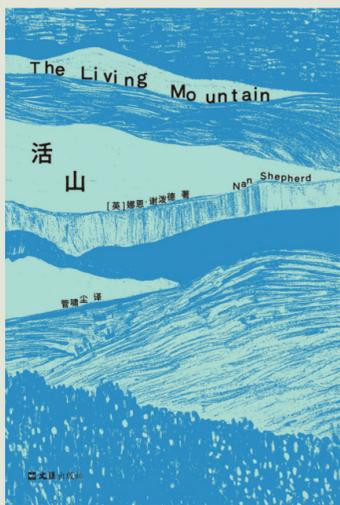
受到一种“深沉的静止”。

谢泼德颠覆了男性登山必须要征服山巅的传统，而是选择单纯地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去倾听，去感受，去做大山的终身游客。当一个人不再试图去支配，而是选择去融入、去倾听时，她才能真正理解山的声音、山的呼吸。她将山视为平等的伙伴，而非挑战的对象。书中，她与山的深度对话，让我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矫正了我惯有的傲慢与偏见。这种洞察力，最终是关于谦卑与自我认知——理解山，更理解在山面前渺小的自我。

《活山》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登山的书，更是一份关于如何重新学习去看、去听、去感受自然的邀请函。合上书时，雨丝敲打着窗玻璃，我起身走到阳台，指尖触到被雨打湿的龟背竹叶子，凉意顺着指尖蔓延的瞬间，突然想起谢泼德说的桦木雨天释放香气，原来我每天路过的绿化带里，也藏着类似的气味，只是以前总急着赶路，从没停下来细闻。这大概就是谢泼德给我的礼物吧，让我重新去感受身边那些被我忽略掉的小事。下次爬山，我可能不会急着往山顶冲了，也许会停下来，摸摸树皮，听听风声，像谢泼德那样，单纯地和山待一会儿。

《“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别阅读》

梅家玲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7月  
ISBN：9787229191023



《活山》

[英]娜恩·谢泼德 著  
管啸尘 译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ISBN：9787549645855